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

書四 道誼知舊問答

與何商隱 庚子

承喻頭腦之說弟陋何足以知之問及此又不敢不粗舉眇聞率爾以對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講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即所謂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

違道不遠其他可以類推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即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曰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而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

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功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為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即為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即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於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為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為本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

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不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摩頂放踵而爲之諸

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姦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尚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是以禮教陵夷邪淫日熾而天下之禍不可勝言記云直情而徑行者戎翟之道也世儒動稱孟

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

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果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力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

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淸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事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

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隳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逆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

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躭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殀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

純熟襍則意分而氣散即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
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巳能得其概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
吾所知者惠廸從逆而巳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
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况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
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
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
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
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孟子之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教弟履
詳謹復

與何商隱

乾初惡釋氏如探湯而易修全力以赴之易修深非學庸黜歸藏記之說而乾初持之益堅今日波流風靡之中如兩兄人品誠不易得而一種偏僻之見各不可返則以皆於良知之說深信不疑而於居敬窮理四字未嘗深致其力故自以爲是而不復有虛心求益之意也夫釋氏之學與夫學庸非聖學之謬妄何待深究義理而後明之兩兄平日未嘗不言克己未嘗不言改過即此一過已不能改而此己私已不能克矣良知之謂何可見師心自用未有無失者也夫窮理者博文之謂居敬者約禮之謂也論語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之言若豫為今日邪說詖行之徒而言而姚江乃謂但可謂之弗畔矣夫而不可謂之有得也然則顏子之明睿何以祗從事於此而夫子亦何以無單提直指之教乎學者發軔舉足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先以師心自用之說入為之主向後讀書論說止以長養其矜高好勝之心日老日深極重不返流為小人之無忌憚可痛也已弟於兩兄非不極敬而愛之平日以兄事之矣然而不能効其忠告者則以在己修身不力固無以見重於兩兄不幸而不見擇則又恐旁人不察反有水火冰炭之疑非小憂也且兩兄已各不相允受矣而又何

有於我哉昨者仁兄兩種學問之言或亦恐未然也夫道一而已矣此是則彼非也象山不能遜志時敏輒立異同是其失也姚江自附於陸其實非陸比也君子儒小人儒心術之際辨之不可不蚤也履祥啟

與何商隱

讀書學問之一事就讀書而言經其本根史其枝葉也史至後代尤枝葉之枝葉矣大約三患均有事失情實一也是非不足勸戒二也淫詞蕪說三也生平惟范唐鑑不得一看以爲恨事若司馬史兩漢書少壯常喜讀之今久不然矣昔人所言鴻鵠所以高飛六翮而已若夫腹背毳毛

增一把不爲多減一把不爲少竊謂人誠有之書亦然也又況橫議妄作非特腹背毳毛之比而已兩年以來時愛閉目靜坐觀書即厭倦易生雖緣心力之衰亦未免惡其瀆亂耳前書言之未盡玆復及之

與何商隱

古人著書動關世道正如衣裳飲食舟車宮室在天地間一日不可已故久傳而不做雖一種文字亦其人之精誠不可泯滅故後世如新三百年以來誨淫邪遁之書眞不啻汗牛充棟究竟不可少者幾種而已其能不泯滅者要亦不多也豈但三百年爲然魏晉以降著書漸多其得傳

於後不遂泯滅者千百之十一而已此亦據今所傳而言若天下後世幷今日所傳之十一亦復不傳可知也弟深悔少壯精力靡敝於此今思年已過中日力有限稍覺無益槪欲屏去勿令徒亂人意也

與何商隱

榛川安吉州人非冰淸玉潔陳公也其人大約鄉黨自好之士方之倘竇先生未之及也此種著述但可供鄉老林下遣日之用吾人倘有無限理義之書未曾讀得不堪虛費光陰勞罷目力於此中也百餘年來士大夫人品學術希足師法思之浩歎去日苦多及此未死誠欲向經書與

文稍求進步卒此完上願仁兄姑舍是焉

附錄何商隱來書

見聞紀訓弟未之見願從仁兄假讀棣塘先生不審是東隣山陳世所誦說冰清玉潔者否果爾則大夫之賢者與李侗賓先生相後先也謹候教

與何商隱 庚子十月

古人云人無父母生日倍當哀痛若父母在則又恒言不稱老生日無可慶之義凡人皆然也其或年登耄耋而子孫衆多爲子孫者樂其父母大父母之享大年則從而爲康爵之侑亦情也然且喜懼併作矣若祥幼而孤苦長歷

多凶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蓋終其身負此大疚也去日苦
多天罰踵至知我愛我宜弔不宜賀也傳曰當憂而樂謂
之樂憂樂憂者憂必及之枉兄揆弟今日宜憂乎樂乎則
多儀之辭受可一言決矣幸兄於令叔先生前婉致此意
收回前貺必不得已則留爲刷印厚語之資以播令德於
薄俗不亦可乎

與何商隱

郡中諸兄如易修敬可子修晉臣元龍俱未得入譜看乞
以六七册附往贈之渝安雖嘗看得亦未有本子也易老
持身謹嚴於社約條目不相妨其餘諸兄卽不免出入贈

之即以規之也渝安又自不同某啟

與何商隱

先進遺風已作目錄奉正取者十之八九去者十之一二大都迴日心緒散亂不得詳細惟兄進退之涇野先生集略看三二十篇無暇卒讀正猶染指於鼎未嘗其味耳然近代學者要當推此公篤實矣視之高顧尙爲優也

與何商隱庚子冬日

易修兄所論弟未之見也如所言誠不宜更以相溷矣來諭卒未得其人而贈兄之旨嚴矣弟非不知之也但不敢謂斯人何足與言仁義耳四書五經立學宮者幾百年家

有師而戸有塾知其義者何人斯下此者毋論已近思錄之將刻惡必人之贊變此書但以昔日得見此書之幸與今日求覔此書之難度亦此心爲人心之同然耳袁黃功過格竟爲近世士人之聖書故欲假人譜之論以藥石之可省幾許唇舌竊以爲不擇人而投之總之斯人之徒不有益於此人必有益於彼人彼此俱無益而我之心可以無憾弟平生往往以此得過見嗤笑於人然不悔也郡中氣習多是浮薄二字能爲易修之學者要亦無人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之君子過里門而式稠人多士豈盡無理義悅心之同哉實欲以敬可諸兄之爲之兆也隱衷如

此不敢不爲仁兄盡吐之也四種書其力或未足以單行則久而湮沒者有之其旨尚各有不同以己取之皆有益也譬如藥物溫涼辛甘不妨互用論語問成人章公綽卞莊臧文冉有並取而文之則其歸一矣今之人志卑氣弱其視古人竟如別一天地別是一種耳目心思而非吾人之所得望其光景者故欲假是以示之若曰我生之前其風俗人心蓋如是也君等之所憂患以爲迂闊而不可以入世者以前輩舊德繩之或者未足教誨云爾而在吾人則正可因以自勵若曰之數公者其於古之大人君子遠未足以相方而其下者或亦未免鄉黨自好之目讀書尚

古豈果甘心出數公下然其言論風旨及其素履已不能追躅其一二寧不憮恍內疚處此七尺於天地間哉此亦隱哀之不敢出以告人者而今日不能不爲兄盡吐之也

與何商隱 辛丑

天地之利不在於我則在於人以生穀之地而棄之草萊不特可惜竊懼非天地之心也蕩田雖瘠二畝當一畝百畝之土可養二三十人十年不墾則天地間二三百人受之飢矣吾人得志則施王政於中國不得志則亦存其義於家不謂撫流亡墾草萊非今日修身力行中事也昨所覯地蕩以仁兄才力經理之猶運之掌也詩星言夙駕適

疆迺理唯卽酉意

與何商隱

兩處草田目下若得五六十金以作莊舍則來年皆有人耕其土矣召募本地居民佃種而以至誠惻怛之意待之可省莊舍之費但近來農人樸心亦少彼得操其勢以厄我則終難爲恒久之計故莫若推心以待莊戶使彼中慕悅而願耕吾土則永無荒棄之日也大學言有人此有土孟子言諸侯之寶土地人民此言雖大可以喩小也年來爲數畝收拾農夫見得眞如朽索之馭六馬因下問并劾其愚

與何商隱

使來知闔宅淸吉慰慰敝里夜夜流劫竟不分貧富矣前十四夜暴客至村落中執家弟一人以去愚兄弟親與相遇幸不見傷耳亟欲稍避而俗忌生産婦人至家故勢有不能二十九日舉男子一人念式微之日得此似爲可喜特以凶亂之中年齒衰暮爲憂方長耳目下收割已畢滌場尚未及也晝則催科之吏如虎夜則弄兵之子如狼生人至此眞弗堪爲命矣令弟讀書勞事全以累康老思之仄惕無可如何意欲數日之後以子女暫移鎭上親友宅內使得解衣帶夜臥則弟卽能出門矣尊惠受之實悔於

心因欲移室無所告貸靦然拜登令叔先生前不另啟

與何商隱

所商合集四種書未有其名仁兄細斟酌之何如竊思先進遺風四字甚雅當而一書舊名不可以歷三書或者取小雅視民不恌之意而名之曰則傚錄可否又竊見宋季之士有集宋諸君子言行成一小册名自警編者或仍其名而竊比其義何如唯示教幷別擬嘉名以錫之

與何商隱

見聞紀訓據鄙見草創去取如此唯仁兄細酌之有未當者更爲進退之可也

與何商隱

兩兄之指雖殊其言性善則一桴亭意在救時故就氣質而言仲升研精釋典故欲輕言氣稟皆各跡一方之論竊謂前有孔孟後有程朱性善之說已甚詳明吾人只宜尊其所聞日用之間實求所謂爲善而去惡者以無失賦予之良可也此是彼非徒長紛爭何益於己桴亭此刻未免文人好事之習正使其說大行於世教亦無甚害仲升之駮似亦可已豈因其中指斥固有觸其所忌而然乎私以質諸仁兄不足令人聞見也

與何商隱

達意錄一本奉覽此公篤信好學可謂有豪傑之志矣朝廷以科目限人此等人才淪棄草野可惜也又可惜者東林學派見爲闢邪崇正而不脫禪家脈路使此公學問不無濡染若其得遊康齋之門不知所造如何耳

與何商隱 壬寅

喪祭雜說數條往年因敝里葬親會之舉而以質諸知友互以此意解里俗之惑自慚未能躬行故不敢謄寫請正適承見問不敢不以實對然特私呈於兄幸勿令人見也

與何商隱

前所看潰上田弟早因五先生問及以意規度如别楷事

無大小皆非人所能爲自有嘿主之者古人所以委心任去留也若田有可買則夏秋之間卽可爲家邊變産之計目下人事得盡祇此而已固不敢等於道旁之築空言無實亦不能取必於一年半年之間也海鹽一番跋涉繼以諸友之來昨日賤體罷憊竟不可言朝來差勝耳寓形久暫約略可知以此諸事益復不敢爲也

別楮

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餘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種田之畝數略如其池之畝數則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不可通於溝通於

溝則妨隣田而起爭周池之地必厚不厚則妨隣田而叢怨池中淤泥每歲起之以培桑竹則桑竹茂而池益深矣　築室五間七架者二進二過過各二間前場圃後竹木旁樹桑池之北爲牧室三小間圃丁居之溝之東旁室穿井如此規置罝產鑿池約需百金矣少亦需六七十金其作室亦約需此數非力之所及也積漸廣產以置產約略相當作室則全無措手矣

隣

竹

桑　桑場圃

桑

池

田可租

四圍結籬力不及則西南隅可以池爲限後則短垣亦可

與何商隱　壬寅冬

晤季心兄知高友在語溪度歲仁兄初旬得暇過敝里弟當相隨一往也聞此友之學精於切脈而用藥次之然未面見總難以遙測耳程長老未及往候他日從容問之尊體尚未復常適此歲除諸凡冗瑣萬惟珍節定心氣省勞攘目下最爲急著也抵舍心緒益爲煩惡更餘草此不盡所言

與何商隱

雙林有商而瞽者年四十有六矣好學不怠無目讀書則延一友從旁誦而聽之疑則就石長講解吾人號士人有

聛子東書不覩復不能皇皇求友兵足媿死因仁兄好德之切故亟以聞欲爾相延渝兄之意若果則歲首即得聞之以便其去就可也遲過初旬恐已開館受徒難以轉移耳幷及

與何商隱

兄疾初起不可不倍加珍重應酬可省者力爲省之諸事固戒叢脞可緩者姑緩之一意愛惜精力安養心神古人病加小愈之言日宜三復也

與何商隱

弟有絲三車將鬻以爲成屋押契之用兄急於資斧竟可

持至武林賣之他日事成爲弟押契可也若彼處書坊有近思錄善本幸多收幾冊前日相商評論傳習錄若有其本亦收二三冊即點汙者不妨也甸兄即不暇出遊以一本屬其評論何如

與何商隱

前因汝典索裒仲兄遺劄家中檢得十件皆癸甲二三載閒所示書也中一件爲致韞斯札其丙申以後尚有數件未及檢得覆讀之餘既悲裒仲之虛懷篤志不得假年以卒其業益媿祥德不修負此良友以爲無窮之恨謹以呈兄吾道益孤當有同痛也

與何商隱

在家之日風雨無事又檢得先友袁仲九劄皆未申年所示也今日讀之惕然內省負疚良朋而已謹以呈兄然後達汝典也

與何商隱 二

予畏兄往禦兄弟作兩劄將以附之一致射兄一致韞斯兄均以呈覽仁兄亦有劄致射兄乎俞丹書丁子章二君俱質心人也甘受和白受采若此竊疑可以為學仁兄以為然否

與何商隱 癸卯九月

令叔先生臥疾一月有餘高年之人精神減耗固亦宜然醫經肝主筋痛末之已則是肝氣猶未平也用六君子藥後痰勢頓減此其效也但已進六七劑而飲食少進二便不利恐是氣猶逆否大茯苓丸每進輒有痰嘔出藥亦隨之而出亦未知相宜與否辰山今日必是早來看脈與症應否如何仁兄細與斟酌之盡應當湖一行即有四五日之別也

與何商隱

所論一二大綱已得未詳者節目而已常思古人受付託之任有顧命則遵顧命無顧命則以遺詔行之非是則中

外人情不安也存忠良去邪佞亦輔導一要領著幷於發命之日行則人無所疾怨而異議息矣韓魏公在當日人所不敢言言之不敢行行之可師可法

與何商隱

因家兄來促遂不及候駕言别敝友舉葬亦意中事但不意其即在目前不免小有拮据耳家兄情緒甚苦若舟來見召得手教開慰幸甚但聞婦人以夫子爲終身之託未聞男子以婦人爲榮瘁者也弟常云年雖暮志氣不可一日而衰家雖貧紀綱不可一日而廢家兄每不謂然今日困於此婦念及先人遺體誠非所甘燈下留此不盡

與何商隱

去非之用里久而不返念之可憂也少年血氣未定嗜好以物而遷保無比匪暱非之事乎隨初九卦義官有渝蓋一有所隨則五官百體俱爲所變故象曰從正吉也若一旦失足挽回便難仁兄心力爲徒然矣惟以一劄趣之來歸某啟雲耜仁兄

與何商隱

弟所鈔山陰先生語錄及祝子師說奉覽白方鈔本想即此也數年來未嘗敢以公諸友人固不得就伯繩面訂故也丙申初秋惟與句華一嘗參較其間點染即是也尤不

敢令季心韞斯見仁兄閱後仍望勿以示人中庸輯略幷

上此書惜不得全本某啟

與何商隱以下甲辰

承諭爲令弟密立戒條退而思之人所恃以進學者獨有

此志耳否則舉此而遺彼滅東而生西恐不勝其戒也朱

子有言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今不獲已約以十條幷以累年所爲誦讀戒目二紙呈覽

惟一一裁正補其闕略然後付人書出以便遵守毋蹈前

愆則庶乎冀其有悛耳昨夜弟與子高兄俱夢令叔先生

張僮亦然雖所夢不同亦見感通生死存亡豈有二哉念

之惕然

與何商隱

此事弟已絕意矣凡事固有莫爲莫致非人之所能爲者康節所謂事到强爲終涉迹朱子所謂落得勞攘不敢不三復也感昨書扇事以令叔先生之厚德生前所以愛其子姝者如何今日在令弟固爲無知而旁人之誘導者誠爲何心況弟非薄倘何望於後人念及徒有悲歎

與何商隱

季老常見責云爾輩相與不過拜揖打拱而已祥思早間所諭又只是拜揖打拱也㢠犯其所戒奈何然則所云惟

禮可以已亂者非歟禮以進為文拜揖打拱而外抑別有所為禮與抑拱揖之節可盡廢與惟教正焉

與何商隱

季老好疑昨來兩札致先生者語氣倘和其示弟者甚多弗平大都因先生日所致書為疑辭有所尼於其間也此意或宜使季老知之而釋其疑抑不必多言聽其久而自釋也一二十年素心之交目前已無幾人又俱垂死之身矣日見乖異眞不祥也早夜常懷悲歎屑屑相商憂懼而已

與何商隱

秋氣日深病者尙衆深慮令弟諸不謹節以致疾故欲攜置尊所以歸若今暮子高兄返則不必多此往返矣承諭修資前者頒惠已多家間需用何所紀極有則用之無則亦已意欲稍留以償去冬所貸其有不足尙將以秋收湊成以後總不敢煩台神也此回度無他事停舟兩日卽可解纜以來相見無多日不一一

與何商隱

原擬初十前造候且商種種使命適至備悉福履慰荷慰荷聞之聲千云尊疾只多服核桃自愈又述長年先生言此疾須發散勿令傳入足矣令弟年來可憂之勢日進意

必有陰爲牽誘者將來決裂正未有底但荒於嬉猶可言也目前爲挨排歲月之計終恐不得不一離家門否則同心兩三人豈能勝暗中機穽乎舌敝耳聾徒深怨惡而已

與何商隱 以下乙巳

廿二日得家信知十九丑刻已產一男家門零落得此亦足仰慰先人之意但念年衰力憊則爲憂方迫耳舍下育蠶已過二眠日來令弟放心益甚弟不能久歸俟朔日考課畢方理西行之楫耳連日尊體冒雨與郡中親友周旋不覺其勞否晤楚老一 按近來脈氣否病後節勞靜攝尤當加意諸凡可省倘冀謹節康齋先生常念從容深宴養

之句吾人精力大段不如往時亦不得不以此自勗也

與何商隱

令弟傳尊意欲挾祥爲南山之遊竊念幼不逮事親今已年近六十門戶單弱雖復春秋相率子姓有事丘壟向後寧得幾度耶柳子厚云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當此寧無惕然又入春雨雪極備農事蹉失二十後乘令弟之出便將假歸早往亦得早復也

與何商隱

非意之干勝之以大度付之以談笑胸腹之疾渙然冰釋

可矣謂天葢高不敢不局謂地葢厚不敢不蹐古之人已然而況我哉

與何商隱 一

賤體服平胃散已全愈矣此番作泄弟意則甚喜之日前所受溼氣恐其匿而不去以生他患今度無事矣辱示先師遺稿謹俟精力稍王齋宿而後讀之讀畢當奉返也峻臣兄固多不可及處若前夕康老所擧一二實亦愛者不能爲之掩可知隨俗習非爲害眞不細也吾人於有所不爲四字須猛著力耳

與何商隱 以下丙午

授手教備悉台祉入春微陰之後繼以烈風以此未能率小兒一叩門下茲承來命敬須望後下招之舟矣令弟置之高年里夾持之心苦矣但事有非人之所能為者惟盡道以俟之耳

與何商隱

違日道體如何邵大兒至知已相對朝夕情話想心氣怡悅起居益適也朔日暫爾理棹一返乎令弟近見決裂若此往者原有朔望考課之事今不得不嚴行密飭以冀其有改恐一向寬宥養成驕縱異日何以見令叔先生乎內外之人轉移力重尚惟申諭廝各無忘禍前諄諄也

與何商隱

凡人氣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傲之一字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則爲戾爲狠浮則必薄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則不肯屈下浮則義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則自以爲是順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卽流誘之卽趨有流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藥石之施在起其敬畏以抑其傲進之誠實以去其浮莊以涖之正容以悟之庶其有敬輕言輕動最所當忌說而後入之至誠以感之尙其有信疾之已甚持

之過急亦所宜戒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從而不改此由於傲巽與之言能無說乎說而不繹此由於浮雖則不從不以不從廢法語傲有時不得行雖則不繹不以不繹廢巽言浮或者去太甚此正術也始固未嘗無所敬無所畏羣非衆議加於所尊所親怨惡積而狠戾日長初亦豈遂無所說無所信顯誘隱導出於爲殘爲忍智詐萌而輕薄有加既已積爲怨惡久與相持終徒勞罔功既已用其輕薄强爲摩切將求理彌亂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譬則瞽矇顛躓已及則掖而後先之莫若援之以甚說而易之以所服服則敬心生說則語易入雖未必盡受十

猶有一二較之每必相反其益已多雖不必盡善猶未至潰決較之事後追咎所全尤大迂愚無術食息以籌之中夜以復之不越此也猱固有升木之性馴服之禁制之猶顧忌未敢導之使升卽跳躍四出莫之收矣薪蒸匪爲棟宇之材修剔之封植之厥成有可俟傷其本根將枝葉零敗弗堪滋已

與何商隱

見訓已經改正否諸葛武侯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惟詳賜批駮示下竊見目前朋友總不能免一矜字所以德不加進知交落落旣不多人死者已矣生者

已各逾四望五逾五望六如此怠荒可悲也常與季心云吾人自顧何如人豈眞有所謂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不過末俗易高視汙世之人略覺迂拙而已附正

與何商隱以下丁未

令弟一身邪氣恐不宜復以邪術佐之天地間壽耇康强者衆不知果然人人修養服食否耶事不見於四書五經而以爲道斯以韓子所云道其所道雖不篤信度未爲闕失也

與何商隱

承仁兄惠米不受則妻子饑困受之又內疚於心男子不

能家食至以廩餼歲累知己可歎也季心膠得賣去終歲之計即可無憂患而不費朋友猶易爲力弟尚有田數畝饘粥不具媿之多矣潋浦大無孤嫠之苦十倍吾人兄入山時所恤邬氏米得便帶去若得於惠弟數中損一石以周之爲德益厚矣弟他日從禾中諸友取用可也

與何商隱

陳氏周禮集說首末二帙奉覽其所載廢興敘一篇與別本大同小異文字則簡要便讀而亦云賈氏正義則與所示本末知孰是也荆公序讀之想見當時行事及其爲人論語知言知人孟子生心害政眞百世不易之準繩也但

吾人工夫不易到得知言耳
喪已踰二十五月稱禫正也稽顙無定考惟所從可也禮禫而纖漸即吉矣貼藍恐亦不必謹復
性理大全中所載家禮朱子原本也其妻爲夫黨服舅斬衰三年姑齊衰三年乞考正示下

與何商隱 以下己酉

語溪晤黃復老知別後起居殊勝在宅歲久既去夢寐往往如遺安堂日也先生修德履道本之至誠而動中規矩已得斯道之正而世儒輒欲詘踐履而信知見多足明其溺姚江之流敝而不能自出且惡知非因省躬多闕欲遁

以不可證据恕已篤人以遊末俗是則自欺之隱不堪發明者也且吾人平日方媿踐履不能庶幾古賢之一二而顧欲掃除踐履之實易以寂若虛無蕩廢禮法其率天下而禍仁義亦復何疑願先生益信所學而勉其所不足毋以雜學空言徒亂其意也靜遠兄書未及啟函知其切偲之義深矣讀所致■兄劄大指已見也若其間有教言見及幸因便垂下諸不暇具

與何商隱

前書想入記室矣所言自知有過當處言誠而不及明言行而不及知未免偏重之敝但先生平日讀書無不細心

處事無不詳審則於義理所當然者固已擇之欲其精而慮之求其善矣聖賢所謂擇乎中庸者豈别有一種功夫而必欲舍此以求所爲寂然未發者安得謂非用釋老之近似亂吾儒之正道乎此祥所爲惡聞而痛絶之者也去冬朱子之書願先生日與二三知已朝夕紬繹之郡中目下買客書至更覓得語類一册相與潛玩而服行焉日進無疆之益當復不同自信當復逾篤也日常應接事物餘力無幾觀書勢不能多他卷徒障耳目煩人心意屏去可也孟子言尚友古人在於誦詩讀書末世人物見聞所及略已可知吾人師友要當從此中求之耳餘年有盡精力

益衰益堪與流輩碌碌送日耶弟自入春未暇開卷擬以素位而行之義有所不安只宜且已將來更無進步非不念之然巳無如之何則亦自分以不材終其天年而已令弟比者志向如何冠昏以往成人之道當自見之矣弟在宅數年正如程子所言破屋禦寇東面一人逐得西面又一人至只緣此中不得主宰外邪沓至使人耳目手足應接不遑耳所以朝夕勸勉一意培植此心向正外誘將不能入則又不免如程子所云扶醉漢之喻固由稟之德薄不足啟發亦由自幼怨苦日積又屬疎遠易間故徒見其格格也今日端老以外舅之親義則師弟恩則父子又其

德音孔昭遠近咸服轉移當自不同也須知此生除讀書修身更無一事可爲除父兄之教更無一步可走少年之人心志回惑總是自作孽不可活之類蚤轉身一日卽早受一日之安全也敬夫叔姪適當踪跡旣西之日本不當受此虛稱以重餘生之耻今亦無以相勉古之遺訓事親從兄言忠信行篤敬而已道遠晤希惟望教言時及

與何商隱　己酉午日

弟少壯不力至今精力與學業日就衰落自不必言但一念及生我之劬勞自傷志事之難繼不能不夙夜憂之不可弭忘耳先生所諭博約之旨此是孔門正法關中之教

以知禮成性爲先蓋學禮則功夫有準的身心有所持守自初學以至成德徹上徹下一以貫之而已今之學者不樂言禮所以流而爲異其所爲博亦襍耳先生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一息尚存何敢不相與敬勉承以先大夫集見示春來案頭惟陳此書恐襍及他卷卽不易竟也近已至七八其訏謨遠猶多在奏議書劄中夫子告子貢以事其大夫之賢者今讀其書如事其人愚小子受教多矣惟論學未免白沙甘泉一派蓋當時習尚如此然其有不同者未嘗不可見也去冬惲仲老亟稱學脈竊疑祇見其所同未見其所異也令弟血氣心志未有所定但得長無顯

過便可望其月異而歲不同雖不能然三年五年一小變十年一紀一大變年少猶可爲也在吾人始終本末以至誠篤愛待之古人誠能動鬼神而況人乎況先生精白一心幽明盡鑒者乎惟願道體珍重有加會計纖屑俟暇爲之不必汲汲也

與何商隱 己酉冬

本擬二十有三日同寅旭兄東上因[illegible]兄來饒山留宿勢竟不能而使乎適承命以至其事雖微亦見氣志之靡也晦兄欲早至湖樓諸務牽之然日內努力行矣日夕相對則云以商兄之盛德非遐齡非多男何以明天道何以

勸爲善若其久疾則吾以一月之聚竭所能爲得其端緒應不難也踐更幸巳竣事爲費視往歲特省初因蠶桑失望實用兢兢半載之中百從減損朝夕所資再承濟其不給以得不困深驗事豫則立之義前者語溪邦煩台念之言葢巳自料可以不至狼狽不圖復以金米見貽也方此不霊發函讀至季老葬事不能相助之語商之家兄移以給之又推不欲累友之意受其遠地一畝目下經營故友字虎兄之喪里俗拒沮方無措手若此地曠野非人所爭卽以爲錢氏之墓未可知也果爾則仁人之澤溥且長矣越朔生明卽當發舫而東特以遺安堂師席必不可虛之

故因挽端老之輓非第以山水人物一時并集萬蒼而已令弟今年承役幸亦省力然間將來家計大難支吾經歷艱難自是少年得益處不足爲憂忠武出師表所云不宜妄自菲薄以及黜陟臧否以及親賢人遠小人諸語當昕夕爲念耳呂家子弟視他氏較賢來年規畫頗見安穩但弟之不德自昔從遊頗少當意終恐虛此雅情前者感遇數言并東莊約語屬蔡使錄以呈教得失統惟示知家兄獨任役事兩月之勞氣力頗健殊不似弟筋力心意無有不衰也近見里中通家七旬有餘而舉一子若家兄買得少婢決能生子惜未得其人耳不盡所言喜在晤期不遠

與何商隱以下庚戌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只非仁無爲非禮無由於父母只負罪引慝夔夔齊栗於兄弟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遠至苗民逆命亦只誕敷文德而已其於橫逆之來非惟若罔聞知且用爲修省考驗之資也顏子學舜所以能犯而不校吾輩不及古人祇緣此處功夫不得力耳緣衣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人之不幸甚於我輩者大多何以能格凶頑以是存心所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凡是怨天尤人忿疾於頑俱從一朝之患爲之根也三月

與何商隱

日者禦兒之鄉羣賢畢至其聚不亦樂乎但來年所以處弟者太踈其分雖先生與用兒養老好賢之盛心與敦舊恤災之厚誼有加不倦而弟非其人爲可耻耳近不相得每出恒情之外弟年來往往加甚惟三復天下無皆非之訓有内省自責而已但未得其端不勝憂懼耳何敢尤人令弟種種失德總由惑細人無師傅之故若端老以尊親之分肯如弟頑然不動老坐遺安堂數年恐不遂至此也自箴約語各四紙一以示令弟餘以請正高幾諸兄維翁近意頗平否學問功夫真不可少也麥種專舟來領未能奉假徒悵鮑知　八月

與何商隱

到家即覺勞瘁又思出門之爻也所謀貯米以禦凶災目下敝里之價已貴無論此爲不受命而貨殖之事即以利言亦不免枉尋而直尺矣承敬夫懷金遠來謹以三之二藉返因會事未集空囊無以應付諸費權留其一以濟之困閤用兄初旬有東行之棹弟於其時度得同舟併攜所留之一以進之左右也謀生之計交遊中至韞斯元龍兩兄眞使人計窮力詘付之浩歎季老雖不免主人有言然有旋歸桑梓之樂天下事幸不幸恒相倚耳諸不具

與何商隱 庚戌孟冬二日

夫馬餘生何堪云祝承台命遠將又不敢竟違所遺程子書知先生教愛深矣謹受而讀之嘉秫之賜當作酒以餉農人外尊酒之具略備燕賓之用適賤疾作苦草此不恭

與何商隱

維翁以一朝之忿有昔者之事今應悔之矣但恐不能致懲忿之功望先生始終勉之以德義無失此故人也德老以不能勝小忿至於殺身季老無端生忿三四年未解韞斯又繼之矣古人所以於懲忿有摧山之喻也先生自來能容人之所不能容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某素所師法而未足以幾其萬一竊意大德所被物無不化但不息而久

厥效終不虛耳吾人雖至晚暮祇有責己一念長抱不忘而已 十月

與何商隱 仲冬

韞兒西歸得手教詳備先生之爲祥計負過於祥之自爲計也買米之謀尊爲來年粒食地尊處既爲十五石之貯始願殆非所及以爲得十一二石佐以種麥數畝一家饘粥可以粗給今其數既羸又得貯以徐運何幸如之小女遣嫁在來月十有九日年來𢇁絲失望布縷亦虛復遘此歲凶不得不謀之朋友目下用兒四明未返家間多事恐無暇爲某計矣方欲晦前趨召以商而雨雪沮之又賤體

自七八月來困憊日甚方欲稍息以堪來月之勞適佩蔥兄至語溪以入郡之便不恤遠棹以月川先生書及童蒙訓將之左右而祥亦得以附意敢煩紀綱於所相信之家貸數金以完嫁事來年若非洊災則冬入可勉償矣遠近典質路塞況無可典有無不通況復長無溝壑巾不遇此人已爲良朋習止更欲及其孥可謂厚顏資月上旬造聆不一

與何商隱 庚戌歲前廿有三日

祥無似以賤息之故仰累友朋佩兄衝寒遠涉固已不安於衷又勤使者承命以來冰雪之苦殆甚於前眞無以爲

懷也敝里景色不堪見聞日甚一日揆之時義不當勉有所費謹齎四金以完賦稅其五金即煩賫回爲祥略貯薪米以備麥秋之未至庶亦先生之所許者所覬悅薇不敢受亦不敢辭以使者之彊靦顏而受容面謝不盡

與何商隱辛亥春

凶災以後窮民無不東就食者貧士不能爲丐未免告病於所知而已先生以一人副遠近之望雖云爲德不倦而力無乃已困乎弟亦在待而舉火之列又東來諸友莫不於祥有夙昔之好所爲內省而多疚也敝里人情洶洶欲動凶歲多暴宜無足怪但吾人所以處此誠無其術不可

尊責人也[illegible]兄奉到朱子遺書四種此書流世於世教實爲有補但恐世人以蔽陷離窮之心讀之反將有惡其害已而棄之耳前者信宿之聚得與諸兄爲此直會不審去後道況如何穎兄朝夕相對且久彼此爲益又何如也子弟聽其議論終覺有起色乎凡物感春陽之氣而不發生則生趣寂寥矣先生平日覆育涵濡之下適茲嚴先生戾止不啻震之以雷霆澤之以膏雨其爲甲坼昭蘇應有百倍之勢已瞻伯近頗在宅否進步亦如何瞻仲連年因幾兄料理淸丈不免失學其事稍竣及此努力爲佳今已十有六歲纔過二十記誦之功即不易也王先生直以爲

念故及之

與何商隱

日者小价遄返不及問知令弟動止殊爲念之敝親雖有役事力頗可支因所役圖分切近吳江其災尤甚不能供賦敝親先爲之輸而俟其徐辦一時不得不因弟所以樂爲之緩急衣丁有二斛之假蓋不特一人感德而已足使爲厚者勸也從飛欲歸日久實以將母之故其所得之淺深先生相見當自知之大抵學問無論爲道爲藝非數年攻苦又數年充積難以有成不委從飛向後志力能時時負笈西從否用兄本欲來訪目下以賑飢未暇先遣人從

健飛以東然不久決須一至也小价得蔡含委曲開譬雖甚昏惑已宜聽領但憂不勝其咻之者衆耳附此謝之

與何商隱 壬子

望前聆恥齋於戌上茲又披讀手書知起居多福荷荷賤體無日不勞而得祖遺則朝暮服藥之效也但營作閱四旬有餘而未遂落成兼之物力不繼不免焦思耳葬會貧儀僅得數分固因道遠難以取齊亦見諸友爲力之不易然歲前歲後已有五家執事鼓勵之善亦可徵矣愚兄弟年暮見癡受侮不少大都近在族姓人不讀書眞是無所不至不敢疾怨反身安命而已日用之間每念所居之室

夷之所築與夫跖之所築所食之粟夷之所樹與夫跖之所樹則種種怵惕靡盬也先生何以進之恥齋東來若賤跡在語溪自可同行特未可必耳

與何商隱 壬子中秋前三日

昨佩兄至得聞道履之泰別去令弟繼至接讀手教兼知回津諸兄近況之勝喜慰曷任祥前以婦病久滯荒居初旬用兄診視云目下可以無恙特恐後來不免漸成膈症耳然已老矣死生病健一身不能自保餘人雖不敢置之度外惟勉修藥物以盡人事其命一付諸天而已不復能為憂念矣用兄近以痔疾一日之間坐臥俱半未能出門

也兩年以來自以衰耄不堪課誦故辭去此事然在家日多自覺意思不佳不獨米鹽妻子損人不少而隣里鄉黨人情習尚不堪聞見者日甚一日而又不能不與之習如何此身不淪於流俗汩汩以死耶計不若仍為課誦之事日與蒙穉相對之為快於心而潔於身也先生以為義當何出耶愚父子近日在語溪飽食無事深媿於心將來東過德廬內省疚惡亦一而已讀書無論不及亦已不能進德無論不勇而復死期將至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祥之謂也石長兄來堅辭生日之祝穎佩兩兄雖往不得一見兼能使佩兄不敢致儀物穎兄不敢登其門尤可敬畏

也望古兄前月已舉一子極爲可喜穎兄幾月暌離此番先生相見覺有日新之益否年到逾五向六進步安能不稍亟也

與何商隱 壬子冬

尊恙近日已脫然未前所獻愚勿藥之義亦有當萬一否目下改葬之役不免經營幾日之勞固知神相有加然遇事奮發起居刻苦於尊體大宜節宣也弟初九日至語水日來服藥賤恙已減不煩垂念因公勇兄東歸之便附此奉候不復專人東來歲前風色不嚴尚擬圖晤也弟自壯歲以後自一身以及舉家疾病之作初則聽之程長年先

生繼則委之薛楚老今則全憑■兄矣常醫之藥概不敢服然往往因以得生若所讀書則四書五經儒先文集而外不敢接於左右所交朋友則自先生而外落落數人通國耳目無不共知餘不敢汎及自謂於此受益良多近惟季心鑿斯兩兄嫌疑未釋乃爲疚心耳良晤非遙不盡縷縷

與何商隱

前月之望田功粗畢本擬過此五日卽可東來不謂陸家小女一病幾殆目下方得起色瘝寡之人雖在鄉邦猶應惻然況父子哉以是兩旬以來不得盥息爲出門計也尊

候有相屐泰爲荷荒野之中承令弟遠顧喜慰無任但言
及蔡舍全家出亡不審自顧有何大罪而至於此令弟得
毋見疑以楊園爲逋逃淵藪乎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晉鋼
欒盈稍知義理大綱必無釋君而臣是庇者祥雖昏耗或
不出此[illegible]白下之遊見其家報歸期尚擬初秋旬內聞
有便人往彼弟欲附書趣之遄返奉晤恐須至下弦左右
也承玉粒之惠敬與攻兄共之適循貯將罄益重仁人之
賜藉復奉此不盡

與何商隱 癸丑

洊更凶災至於今日千累親友殆徧幾於不能出門戸矣

先生屢捐廪米以相貽 在白下亦承遠念十日前無貳特來餽金使數畝得以及時耕耨以冀有秋古之人所由懷德以思冥報也豈不然乎豈不然乎在家對妻孥無日不感慼賴讀語類得如見覘之雪其服膺不釋者顏子好學及弘毅章所錄尤覺會心敬聞左右以當野人之芹而已田功粗畢乘未酷暑一走語水一過震澤即至存雅東齋共晨夕也承念維恭學業今年先生啟誨懇惻作文字數篇家兄見之頗有喜色但未覩立志早識仍不肯用功可憂耳攻玉兄會金領到色平大概有餘無不足屬致謝不一

與何商隱

元龍兄弟來語溪得讀手教知背痛作苦隨以商之用兄因用兄方患背毒未能出門度須重陽前後方得同來奉候耳蓋舍下早穀月杪恐宜收穫念車救之多勞去秋之失望則荷天地之大賜農夫之餘慶不敢不在家祇受也賤疾到家臥起十日日服藥一劑楚老方月初用兄遣人相招初五日至語溪至今日服藥十劑用兄方參兩許疾去七八胸中勃如復有餘生晤對之望矣恐繫先生與穎兄高兄幾兄諸相知遠念先此附慰所深內媿於心者學無小成德不能進空承先生及諸君子活我之厚誼再生之後

誠不知所出耳元龍屬謝明德但龍兄所以自處未當其可爲念往年韞兄之事使人悒然不已也

與何商隱 甲寅三月二十九日

太倉張兄係受先先生從子今寓北麻雖緇服素爲儒者學與佩蔥兄雅相得今以慕道從王先生遠來求教此兄少壯長佩兄者四年先生其進而堅其志勉其進修固知樂善之懷不能已也

附何商隱先生跋

汝霖不文寡交與亂離後益自竄鄉曲不求聞達同邑吳子仲木亟稱張考夫先生神交而未雉鶩吳子逝去

歲戊戌先生館徐子忠可家因過徐子具姓名以謁坐定詢居處先生舉余舊姓字曰距君所近遠徐子爲言乃共一笑蓋先生嘗潛[illegible]余一倘大樹下去也兩人之不輕投合固有同焉者已明年先生去郡館家食汝霖奉叔父命敦請授業從弟先生諾之自是寒暑晨夕動止語默汝霖叔姝兄弟以至親朋之有意過從者無不涵泳春風中即僮僕佃傭一日經事左右各雍雍有自好之色信乎君子之益人家國爲不可量也居數載叔父病革執手訂師席十載先生諾其半去而館語水二年汝霖請往來語水秦溪間又四年告終於家時甲寅

七月也終之日猶欲强登舟臥疴小齋嗚呼交情見矣媿汝霖學行無成有虛師友然又何敢自棄其餘年哉手剳在笥不忍繙閱曾欲彙輯遺稿沈子幾臣勉與錄出散軼之餘得八十八首先生誨人精意大約見於尺牘居多汝霖幸親炙故涉筆者少幷節其散襍而以六十七首入集原翰墨拓爲一卷以便展玩他日當歸之賢後人耳若夫汝霖之庸下惰廢非所謂御洪鐘而莫叩得明鏡而徒照者耶慙恨奚如慙恨奚如乙卯秋日

何汝霖識

炳按此卷姚抄范刻互少一首均以商隱來書編列得六十七首姚本跋內六字訛四原校併附諸

書以合四十七首之數似誤今以來書爲附
錄合兩本全收之正與何跋六十七首數合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終